

续资治通鉴

第二函
十四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九

起昭陽大荒落正月盡閏
進教祥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三十年春正月乙丑敕福建毋進鶻 丙寅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邊境無事令本軍屯耕以食 甲戌河南河北行省平章巴延言揚州蒙古所立屯田爲田四萬餘頃官種外宜聽民耕墾揚州鹽轉運一司設三重官府宜削去鹽司止留管勾襄陽舊食京兆鹽以水陸難易計之莫若改食揚州蔡州去汴梁地遠宜陞散府以潁息信陽光州隸之詔皆從其議 罷尼雅斯拉鼎默塔所立魚鹽局 乙亥諭皇太子曰明孝 淮西道宣慰使昂吉爾斂軍鈔六百錠銀四百五十兩馬二匹壬午敕省臺及達魯噶齊鞫問 是月前中書右丞相安圖薨年四十九雨水冰三日帝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衷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安圖爲相以宗社莫安爲己任以民物阜豐爲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閣進賢士大夫講論古今治道而請謁絕迹天下倚爲重臣而阨於阿哈瑪特僧格前後不竟其用子烏古達器度宏達襲長宿衛父沒凡賙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其先塋 帝思革僧格之弊求直士用之召董士選論議政事旋以中書左丞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士選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僧格之黨以聚斂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遺舶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何不繫此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 二月己丑從阿喇卜丹燕公楠之請以

嘉禾楊喇勒智子宣政院使溫普

舊作暗普今改

爲江浙行省左丞尋以南人深怨其父詔罷之

高麗國王王曙請改名

距從之

減河南江浙海運米四十萬石

中書省添設檢校二員

免大都今歲公賦

丙申却江淮行樞密

院官布琳吉岱進鸞仍敕自今禁戢軍官無從禽擾民違者論罪

丁酉回回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

爲當留是錢以贖貧者

丁未帝如上都

辛亥復立雲南行御史臺

詔沿海置水驛自就羅至鴨綠江口凡

十一所令簽書樞密院事洪君祥董之君祥俊奇弟也

癸丑江西行院賁特密實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

誅爲首者餘徙內縣從之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是月王惲召至上都入見慰諭良久惲退上書陳時政略曰臣

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爲長世不拔之本臣請以立法定制爲論治之始

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徒具司理之官

而無所守之法是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宜將已定律令頒爲新法

與百姓更始二曰定制以抑奢僭古者衣服飲食與馬屋廬皆有恆制今臣民衣服踰於公侯婦女衣著等於

貴戚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

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每歲經費患不阜贍者過有

所費也當量入爲出以過有舉作爲戒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一切省減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

竭澤焚林其孰禦之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不輕以付

人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希闊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罔攷平素卽授崇品激之

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五曰議廉司以勵庶官

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畏懼而不自安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姦弊之萌潛滋而復枿風俗澆薄苟免無恥宜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行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餽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得或私將見風采百倍有澄清之望矣六曰講保舉以駁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幕縣令經歷爲重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平定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爲濫雜使漁掊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爲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遠見職有聲迹者使之內遷亦激勵一法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致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俟也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欲望明刑政識大體難矣莫若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餉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國家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凡四舉矣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急徵暴斂侵漁無法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恤民本意若復實常平實爲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地土時暫借令營屯及檢括冒占仍招募願屯者聽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強果爲國盡心有爲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爲而盡地力仍將迤南一切置屯見閉戶數併徙邊防以救一時此急於治外之意

也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紹丕天之功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者願息遠略撫已有此四海臣民之願也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姦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趨於困臣嘗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爲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爲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寬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爲民祈天請命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迴哀眷易垂戾而爲和平變荒歉而爲豐稔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國家以四教爲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而前政者謂前格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爲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陂有不可救藥至今爲厲者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哉惟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情俗美將安歸乎書奏帝嘉納授翰林學士考吳秋濤集附王

賈書爲目十六其十五日減行院以一關遺其十六日經交貢以示曠度今從中州文表略存其條陳者十四事又神宗碑云二十八年朝廷以書宿來

憲明年二月賜見世祖皇帝於翰林行宮元史本傳遂作二十九年入見案疏內有三十年語且二十年世祖如上都則上書當在三十年也今訂正

三月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札薩克舊作札改知樞密院事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誥漕河之役兩壇都城詔發

侍衛軍三萬人定之仍命給其儲值甲子括天下馬十萬匹初托克托呼略地金山獲哈都之戶三千餘還

至和林有詔進取奇里濟蘇是春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哈都聞取奇里濟

蘇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博囉察夏四月己亥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言杭州上海澈

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請以泉州爲定制從之仍併溫

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壬寅樞密院言去年征瓜哇軍二萬各給鈔二錠其後祇以五千人往宜征

元給鈔三萬錠入官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之耳令勿征癸丑廣東廉訪司復治廣州擢同知桂陽路

總管府事臧夢解爲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煙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夢解獨徧歷焉遂案問賓州藤州兩路達
曉噶齊及姦墨官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兩冤獄民德之 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是月

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後贈翰林學士諡文靖 史弼等之征瓜哇也以上年十二月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

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厯交趾占城界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

假里馬答勾蘭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弼與伊克密實高興分軍水陸並進伊克密實將水軍興將步軍會

於八節湖時瓜哇與隣國萬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萬達那加已爲萬郎所殺其壻土罕必閣耶攻萬郎不勝聞弼

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萬郎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伊克密實邀賊於西南路不過興擊其東

南路殺數百人餘衆奔山谷東南路賊復至興又敗之萬郎主遁歸其國興言瓜哇雖降倘中變與萬郎合則孤

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伊克密實各將一道攻萬郎至答哈城萬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

萬郎兵敗入城自守萬郎主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閣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伊克

密實許之興力言其失計弗聽遣萬戶二人以兵護送土罕必閣耶果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興力

戰以出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人以所得金字表及金銀

犀象等進

考異元史史弼傳於納征瓜哇正月以後不繫月日後編遠載於正月據續世大典弼等以正月至拘欄山二月水陸並進三月一日會軍
八節湖十五日伐島耶十九日爲耶降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閣耶還十九日土罕必閣耶叛二十四日軍還元史瓜哇傳略本於經世大典

是弼等還軍之期確在四月也今參酌書之 五月癸亥詔以浙西大水冒田爲災令富家募佃人疏決水道 辛未敕僧寺之邸店商賈

舍止其貨物依例收稅 六月乙巳命皇孫特穆爾舊作鐵木兒今改撫軍北邊伊實特穆爾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

輔行宗王帥臣咸稟命爲特賜步輦入內伊實特穆爾請授皇孫以儲闈舊璽從之 己酉詔溶太湖 秋七月

元紀 世祖皇帝

己未詔皇曾孫松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賜之 詔免福建歲輸皮貨及泉州織作紵絲 己巳命劉國傑

從諸王伊濟勒督諸軍征交趾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蕭然
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哈斯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
將怨叛吏初不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
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喇哈斯曰此土著之民誠爲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
饋餉有餘卽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征民間夏稅哈喇
哈斯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 壬申以伊實徹爾知樞密院事伊實徹爾博爾呼之
孫也僧格之敗伊實徹爾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丁丑賜新開灣河名曰通惠凡役工二百八十五萬用楮
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置牓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以此服郭守敬之
精識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得免帝自上都還
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 巴延旣降明理特穆爾因留拒哈都延臣有譖巴延與哈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
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於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關會哈都兵復至巴
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哈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
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巴延曰哈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哈
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遣軍擊敗之哈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以餞曰
公去將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車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

爲便皇孫悉從之 八月庚寅奏使安南國梁曾陳孚以安南使臣偕來初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燿欲

迎詔自旁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燿不從遣

其臣陶子奇梁文藻偕曾等來貢曾進所與日燿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爾意不然帝怒曰

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

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或譏曾受安南賂遣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

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燿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勒吉岱舊作亦里吉將今改

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九月癸丑朔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戊子詔修汴隄 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

芒尺許帝夜召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博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

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

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

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

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至四鼓乃罷 甲辰赦天下 戊申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庚戌造象

蹄掌甲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平民略賣者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

兒其價甚貴至於婦人貴重尤甚每一人易銀二三百兩尤愛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價分數等皆南士女也父

母貪利貨於販夫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北人得之虐其遁逃或以藥啞其口以火烙其足驅役若禽獸然

故特禁之 孫民獻嘗附僧格助約蘇穆爾爲惡及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又受贓減諸從臣糧丁已詔籍其家貲

妻孥後因潭州呂澤訴其刻虐械送民獻至湖廣如澤所訴窮治之 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治雷州 己卯召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位特爾格琳沁博果密上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馬紹以疾罷
以詹事丞張九思爲左丞 庚子史弼伊克密寶高興至自征交趾獻其所俘獲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
銀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亡失多且縱土罕必闕耶弼與伊克密寶各杖十七沒家資三之一興獨以諫縱土罕
且功多賜金五十兩 初樞密院判官鄭制宜遷湖廣行省參政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約蘇穆
爾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污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
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於有司積年不能理制宜奉詔往
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是歲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闊遠羣寇依險出沒昭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
制宜帥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器爲姦既捕獲其家
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以勞軍斬計龍於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 御史中丞崔或言大都民食惟仰客糴頃
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貲鬻者少米價翔踊請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柰曼岱告或嘗
授鄒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爲
贖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病死仍籍其家柰曼岱知微皆坐杖罪除名 平江路總管府
治中王都中福建行省參政積翁之子也積翁遇害於海帝念其功不置特授都中是職時年甫十七僚吏頗易
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愕然不敢欺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
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 庚午帝大漸癸酉崩於紫

槽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故事上有疾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博果密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徹爾

亦自湖廣行省馳還京師視醫藥及帝崩博果密與御史大夫伊嚕納顏知樞密院事巴延受遺詔留禁中丞相

鄂勒哲至不得入伺伊嚕納顏巴延出問曰我年位俱在博果密上國有大議而不與何耶巴延歎息曰使丞相

有博果密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鄂勒哲不能對入言於太妃鴻吉哩氏太妃召三人問之伊嚕納顏曰

臣受顧命太妃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卽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遂定大策與親王諸大臣發

使告哀於皇太孫巴延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呵之曰汝將爲賊耶其

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巴延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

乙亥葬帝於起輦谷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區宇擴前古所未有惟以亟於財用中間爲阿哈瑪特

盧世榮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綱陳紀殷然欲被以文德規模亦已宏遠矣 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

璽獻之時穆呼哩曾孫索多舊作順德今改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鶩之或以告或召御史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

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太妃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

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齋授之 夏四月皇太孫自北邊南還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皇太孫至

上都宗室諸王畢會定策之際伊寶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

主儲闡符璽久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噶瑪拉遽曰皇帝踐阼當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合辭勸進伊

寶特穆爾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甲午皇太孫卽位於大安閣諸王有違言巴延握劍立殿陞陳祖宗寶訓宣

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太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乃下詔曰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然後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臨御三十五年薄海內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略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昭攷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缺望顧惟眇質仰荷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蔭昆弟之賢戚畹宮僚之舊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昔託付之意合辭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卽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尙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勲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繫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除之 追尊皇攷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祔於太廟尊太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丙午中書右司員外郎王約上疏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却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煩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帝嘉納之調兵部郎中 五月壬子始開醮祠於壽寧宮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於司天臺 戊午上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尊諡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色辰舊作薛今改皇帝是日並上先皇后鴻吉哩氏尊諡曰昭睿順聖皇后 庚申祭紫微星於雲仙臺 伊寶特穆爾進秩太師賜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 己巳詔各處轉運司官欺隱姦詐爲人所訟者聽廉訪司卽時追問其案牘仍舊例於歲終檢之 壬申御史臺言內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祿者萬人在外尤衆理宜減併命與中書議之 詔議增官吏祿 乙亥以札薩克知樞密院事 戊寅封皇姑高麗王王昀妃爲安平公主

以伊囉勒爲太師巴延爲太傅伊徹察喇爲太保 禁諸司豪奪鹽船遞運官物僧道權勢之家私匿鹽販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辛巳御史臺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職官犯贓敕授者聽總司議宜授者上聞其本司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議 壬辰以特穆爾復爲平章政事 諸王阿濟奇部王速福屢叛伏誅 乙未以世祖皇后裕宗諡號播告天下免所在本年包銀俸鈔及內郡地稅江淮以南夏稅之半 己亥以乳保勞封完顏巴延爲翼國公妻何氏爲冀國夫人 初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來使世祖欲官之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踰八十辛丑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實錄以鄂勒哲監修國史 初世祖不豫命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辭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及崩太后命文用從帝於上都既卽位巡狩薩布喇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趨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可其奏帝每召文用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至是修先帝實錄詔除文用知制誥監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繫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攷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焉 戊申詔宗藩內外官吏人等咸聽丞相鄂勒哲約束時巴延以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鄂勒哲忌之巴延語鄂勒哲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亥行樞密院貢特密實程鵬飛各加平章政事中書省言樞密之臣不宜重與相銜帝命以軍職尊崇者授之 辛未中書省言向御

史臺劾右丞阿爾嘗與阿哈瑪特同惡論罪抵死幸得原免不當任以執政臣謂阿爾得罪之後能自警省乞令執政如故從之 癸酉詔新除御史行省平章博果密仍爲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博果密以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鄂勒哲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太后亦以博果密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南守臣獻嘉禾博果密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爾博果密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博果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使博果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博果密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所居官與之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聞之使謂帝曰博果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留之竟以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 甲戌扎噶噶齊言諸王之下有罪者不聞於朝輒自決遣詔禁治之

八月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 己丑濬通惠河 撥軍士屯守澱山湖太湖爲浙西巨浸上受杭州諸山之水瀦蓄之分匯爲澱山湖東流於海世祖末年江浙行省參政梁溫都爾言此湖在宋時委官差軍守之湖旁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洩水勢今既無人管領遂爲勢豪絕水築隄繞湖爲田湖狹不足瀦蓄每遇霖潦泛溢爲害昨本省官蒙古岱等興言疏治因受曹總管金而止張參議潘應武等相繼建言臣等議此事可行無疑世祖曰利益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特爾格言委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民

共役令民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均齊毋自疑惑其均科之至是特爾格言太湖澱山湖昨嘗

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二十萬疏決已畢今諸港日受兩潮漸致沙漲若不依宋舊例令軍屯守必致坐廢成功臣

等議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修治

河渠圍田詔已延徹爾舊作伯顏察兒今改暨樞密院議奏於是樞密院言今與殿帥范文虎及朱清張瑄輩及省官集議清

瑄俱云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千人小處不下三四百隸巡檢司管領文虎謂差夫四千非動搖四十萬

戶不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一員提調事屬可行請立都水巡防萬戶職名俾隸行院從之九月壬子

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諸王百官賀丁巳太白經天冬十月戊寅帝至自上都辛巳江浙行省言陛下

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

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遼陽行省所屬九處大

水民饑或起爲盜賊命賑恤之江西行省言銀場歲辦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詔自今從實辦之不

爲額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乙未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辛丑帝諭右丞阿爾參知

政事梁德珪曰中書職務卿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寶迪穆蘇已沒財產任莽賁布哈舊作明里不花今改皆至今未行

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束吏曹有不事事者答之仍以

朕意諭右丞相鄂勒哲時議裁久任官樞密院奏洪君祥在樞密十六年爲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

也壬寅緬國遣使貢馴象十初黔中諸蠻酋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

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已而復叛攻之不能下帝卽位大赦并赦萬頃等

亦不降乃命湖廣行樞密副使劉國傑率兵討之國傑馳至辰州進攻明溪賊曾萬丑擁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兒戰死是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却之明日萬丑偕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陣衆軍齊奮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石農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禽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於隆福宮上玉冊玉寶京師犯賊罪者三百人庚戌命事無疑者準世祖所定十三等例決之辛亥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輿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盈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而來會諸王尙多恐無以給宜俟其還部臣等斟酌定擬以聞從之湖廣江西及江淮行省以軍民不相統一屢請罷行樞密院帝以問巴延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壬子詔罷三處行樞密院以其事歸行省丁巳以巴延徹爾參議中書省事其兄巴延言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避嫌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甲子以湖南道宣慰使何瑋爲中書參知政事時省臣凡十一人瑋言於帝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罷海北海南市舶提舉司癸酉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薨巴延深沈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事畢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及歿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諡忠武戊戌禁侵擾農桑者庚子用帝師奏釋京師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

元紀十 起朔陽協治正月蓋彌國
作張六月凡二年有奇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諱特穆爾世祖之孫裕宗戰珍第三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攝吉哩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二十四年諸王納顏反世宗自將討平之其後哈剌復叛命帝往征之哈坦敗亡三十年六月乙巳受皇太子寶璽軍北邊

元貞元年春正月癸丑以太僕卿濟爾哈朗爲御史大夫 壬戌以國忌卽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 癸亥詔

道家復行金錄科範 以隕霜殺禾賑安西王山後民米 雲南行省左丞楊炎龍召爲中書左丞 以罷行樞

密院賜行中省長官虎符領其軍 庚午以江浙行省平章阿喇卜丹 舊作同老
瓦丁今改爲參知政事 壬申立北庭都元

帥府 罷瓜汝等州屯田 甲戌有飛書妄言朱清張瑄有異圖詔慰勉之 丞相鄂勒哲 舊作完
澤今改等言往年先帝

嘗命開真定治河已發丁夫人役值先帝升遐以聚衆罷之今宜遵舊制俾卒其役從之 召大司農丞姚燧爲

翰林學士修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 禮部郎中王約請行贈諡之典以旌

忠勳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從之授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 帝之卽位也翰林學士

王惲獻守成事鑑列敬天法祖愛民恤兵等事爲目凡十五篇所論悉本經旨至是命同修國史纂修實錄惲集

世祖聖訓六卷上之 二月丁丑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帝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壬午罷江

南茶稅以其數添入江西權茶都轉運使歲額 丁亥江南行省平章額森布哈 舊作也先
不花今改言敢麻魯有兩夷未附

金齒亦叛服不常請調兵六千鎮撫金齒置驛入緬從之 庚子緬國來貢 丁酉帝如上都 癸卯以呂天麟

爲參知政事 立雲州銀場都提舉司 中書省言近者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不別能否只憑解由選法由

是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選爲宜從之 河東山

西廉訪使程思廉言太原歲餉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請止餉千匹平陽諸郡歲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請

改輸河東近倉從之思廉剛正疾惡言事剴切喜薦達人物或譏其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敢復爲善矣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陳日燁遣使上表慰國哀又上書謝寬寬恩并獻方物壬子禁來朝官斂所屬俸

戊午罷福建銀場提舉司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例應奏舉官屬其餘諸司不宜奏請今皆請之非便

詔自今已後專令中書擬奏以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壬戌地震監察御史

滕安上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

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執政不以聞安上遂歸夏四月辛巳妖人蒙蟲僭擬及

其黨十三人皆伏誅庚寅封乳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以後列朝封乳母遂沿爲故事庚子立掌謁司掌

皇太后寶以宜者爲之癸卯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於諸王駙馬之門閏月丙午爲皇太后

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尙書尼濟爲匠作院使董其役己未罷打捕鷹房總管府及司籍周用薄斂等庫

徽州路銀場各處鹽場仍免大都今歲田租庚申河南行省虧兩淮鹽鈔千錠遣官往鞫命隨其罪之輕重治

之陝西行省山東都轉運司並有增羨鹽鈔各賜衣以旌其能南人洪邵學上封事妄言五運管而遣之南人

又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之參議中書省事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

壬戌塔奇呼阿薩爾以不法伏誅詔禁抽分市舶貨而匿其精細者是月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豪

強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五月庚辰詔各省

上存需學提學司一餘悉罷之陞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下州